

病毒横行,疫霾笼罩。2021年,先Delta,后Omicron,悉尼几度封城,严禁外出,生活节奏被打乱,活生生使人动弹不得。

9月,天气转暖,四周换绿,我寻思再种菜。几年来,种香菜、青菜、生菜、菠菜、萝卜、蕃茄,都有收获。今年,想种些冬瓜,育苗时,有3粒黑籽,连同冬瓜籽,一起浸泡了,心想,如是西瓜籽,试种玩玩。我吃瓜群众,哪会种西瓜?

澳洲光照好,两星期后,黑籽出芽了,一颗、两颗,约好似,3颗全出芽了,细短的茎,翠绿的芽,顶着裂开的壳,从土里钻出来了。一颗南瓜籽,不知怎么混入的,也出芽了。南瓜霸道,藤蔓满地爬,不打算种。冬瓜籽无声息。

黑籽芽长得快,没几天,长叶子了,左右两瓣。心想,我勉强够格种菜,西瓜好吃

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。全国1000多万考生,整装上阵,迎接人生的一次重要检阅。

今年的高考有点特殊,新冠疫情突发,教育部决定把高考统一延期,恢复到2003年之前~7月7、8、9日。坐在都市的写字楼里,不禁想起改变自己命运那一年的“黑色七月”。

高考前一晚,坐在灯下心不在焉地翻书,脑海里幻想的却是拿着录取通知书的场景。那一晚,不停地告诫自己,别紧张,不过是完成几张试卷而已,此后将彻底告别埋在书堆里的酷暑寒窗。那一夜,天出奇的闷热,蝈蝈青蛙不停地叫,蚊帐里的我,凌晨4点醒来,辗转反侧,等待天亮,焦虑无以言表。第二天,走进考场,一切顺理成章,直到在最后一张考卷上划上句号。

很多年过去了。每当回忆起高考,心头总会涌出一股说不出的滋味,很复杂,很憋泪。

高考,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图章。在家乡,高考则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。从进入高中那天起,心中只有一个目标——高考。

高中三年,寒来暑往,披星戴月。早五点出门,边走边背英语单

仅从个人的欣赏角度而言,并不喜欢上海的滑稽戏、独脚戏;尽管身居上海,但更欣赏相声这门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曲艺艺术。但无论是独角戏还是相声,演员的一个基本功,就是需要在作品里揉进方言,通过模仿,从而使各种方言构成笑料。但无论是侯宝林、刘宝瑞,还是郭德纲,北方系方言学得惟妙惟肖,学上海话、宁波话就差点意思。第一届春晚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朱健

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

□ 钱水根

瓜难种!既然出苗了,就体验种植吧。

秧苗长得快,盆里呆不下了,要移地里了。前年,我在后院划了“红线”,菜地分五个框格;今年再动干戈,购了4立方细土,菜地、盆花,细土全覆盖。

我把“西瓜苗”、南瓜苗,移入靠果树的框格。南瓜藤再长,引入果树地,“西瓜秧”挪窝后,随手支了三角架,让藤蔓攀附。

老伴看着一洼好地成试验田,想拔掉“西瓜秧”;儿子认为,草坪改良的土壤,不宜种西瓜。

冬瓜籽未动静,别起炉灶,二次育苗。

“西瓜苗”移地后,没几天,触须似的

藤蔓出来了,摇曳着找寻攀附物,3棵秧苗一起长,数不清的藤蔓,似“澳洲龙虾”,舞动着触须要爬出来。我心想,蔓儿,你慢些长,三角架撑不住的!再想,既然试种,就像个样,遂用木条、铁条,在三角架上,支起四角架,一米多高,缠上弃用的网络线,让藤蔓攀附。

雨季了,气温适宜,菜地天天不一样,“西瓜”藤蔓爬满棚架,开始长花了,一簇簇花骨朵,每簇十几个,很规则,像极了小时候吃的粽子糖;南瓜的藤蔓,已伸入果树地,叶子越来越大。

授粉,分雌雄花,我琢磨很久,一簇簇

的,是雄花,“微型笔”似的,是雌花;采下雄花,触碰雌花,一朵雄花可授粉3、4朵雌花;后发现蜜蜂飞来飞去,也在传粉。丝瓜奇妙,雄花多且大,招蜂引蝶,意在授粉。

雌花开得慢,一旦张开,雏瓜日长夜大,傍晚一个样,清晨另一个样。第一批4根,像大面包棍,垂挂棚架下。留下一根,做种瓜,其余3根,炒鸡蛋、炒腰片、炒鲜贝,鲜美、滑溜。悉尼蔬菜,多以只计价,丝瓜却论斤量,每公斤5澳币,不知为何?

丝瓜长得快,采了前面,后面又长,简易棚架,承受不住,俩孙子点数,一个说13根,一个说12根;老伴挑大的,左邻右舍,全送遍。

世间事,往往“有心栽花花不发,无心插柳柳成荫”。我一心种冬瓜,冬瓜不出苗;无意种丝瓜,丝瓜挂满架。

词。晚自习11点离开教室,睡觉前默背公式……在迎战高考的那一段,班里不时有人掉队。有的回家种地,有的结婚成家,有点做起了小买卖……留下来的相互间也很少搭话,教室里经常鸦雀无声。大家都明白,不久奋勇搏杀的是一条独木桥。

那段日子承受的煎熬和压抑,酷似人间炼狱!“只要学不死,就往死里学!”当年老师铿锵的教诲,至今让我不寒而栗。

当提笔写下这篇小文,突然想起很久以前在《读者》看到的一篇文章——《我奋斗了十八年才能与你坐在一起喝咖啡》。作者叙述了自己18年来,用读书与命运抗争的奋斗历程,感叹城市中人看似平常的事物,对于生在农村的他,却要付出百倍的努力。

不能不说,高考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公平的选才方式,它赋予不同阶层的人最公平的选择未来生活的权力。时至今日,我仍然感激当年那个努力的自己,没有在拼搏的时候选择安逸,让我成为了今天的我——在国内最繁华的城市拥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。

我怀念那段岁月,我感激当年的那场高考。



■ 静心(书法)

殷佩红

娱乐的方言

□ 海巴子

里马季的《宇宙牌香烟》学唐山话,马三立《逗你玩》里的天津话等,都已成为经典段子,令人听之难忘。

方言逗人发笑必须具备声调特别,但能让外人听懂的基本条件,温州话想把温州之外的人逗笑几乎不可能。所以,中国四大方言区出作家,四大方言区出商人,还有四大方言区出笑料。首推东北方言,天天“整”;其次是天津方言,天津人说话特“gér”(这字难为死我了),天天“干嘛干嘛干嘛”;还有山东方言,主要以胶东话为主,我爹年轻时出来当兵,临终掐奄奄一息之时,依然讲着胶东味的上

海话,每次我听到相声中模仿山东话时都会心一笑,倍感亲切;河南方言的发音力度大,河南人在生活中发出疑问、赞许、感叹或者没缘由地就会发出一声长音“噢——”,让人以为好戏就要开场啦!

方言的娱乐性今天在影视作品中随处可见,《子弹飞》看普通话版不如看川话版过瘾,上海的滑稽剧不用上海话一点儿都不滑稽;还有那些令我无论如何也听不懂的粤剧、赣剧,湖南湖北话说的“脱口秀”;至于八百里秦川发出的“秦腔”,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后周身通泰……

这些语言语音的艺术有赖于祖国之辽阔,历史之悠久,语言之丰厚,如果方言在下一代消亡,只剩下干巴巴的普通话,我们岂不是成了历史的罪人?!

学样

□ 马蒋荣

漫画家华君武老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根据《后汉书·马廖传》记载的“城中好高髻,四方高一尺;城中好广眉,四方且半额;城中好大袖,四方全匹帛”的长安民谣,配了一幅漫画《学样》,再现了当时的这种世俗:长安城中如果流行高发髻,外乡女人就会把发髻梳得高到一尺;长安城中如果流行画宽宽的眉毛,外乡女人就会将眉毛画得宽到半个前额;长安城中如果流行大衣袖,外乡女人就会用整整一匹帛来做袖子。这样的“学样”情景在华老的画中被刻画得活灵活现、淋漓尽致、入木三分。

这首民谣距今已有两千年了,华老配的这幅漫画也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,可是时至今日仍有市场。

北京有天安门广场、东西长安街,不料我曾到过的某地级市中心不仅建有气派高大的办公大楼,还有浩大广袤的配套广场,连接广场的两头是有十多条机动车道宽的东西大道。更夸张的是有某学院把开学典礼办成了“检阅仪式”,院长乘一辆黑色奥迪敞篷车“检阅”6000多名新生,不仅阵势场面庞大,而且不知天高地厚一问一答:“同学们好!”“首长好!”“同学们辛苦了!”“为人民服务”。短视频一传上网,即刻被无数网民吐槽!

如果说上面这些还只是停留在低层次的“学样”阶段,顶多是亦步亦趋、东施效颦,造成的后果顶多是浪费点物资、钱财、时间和给后人留下笑柄,等到追究责任时,大不了归结为“付出点学费”的话。而当走到“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”的高层次“学样”阶段时问题就更严重了!

“学样”是人的本能,人从出世的第一分钟起就在学习外面的世界。但这个世界上总是“学好样”不容易,“学坏样”却一学就会,因此“学好样”“做好人”应该是当今社会主流价值取向。

